

直隸定州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下

本朝文

重修衆春園記

古之王者欲與豪傑共功名與士大夫共富貴制爲廩祿多從豐腆唐人稅法有上供送使留州之目故守臣俱得用其筦內之財凡有興作罔不如指讀孫樵褒城驛書壁及少陵秦州雜詩而知唐之驛舍皆有沼有舟有竹有林夫逆旅一宿而備物若此則牧守所居其亭臺池館非什伯於驛舍不止近世之法

自一錢以上皆入之少府長吏茹荼食淡猶懼不給
苟一有所事非上虧公帑卽下斂民怨州郡皆蒙頭
束手惴惴然期遠官謗是以無一事不廢弛而前代
之勝跡漸滅於荒烟蔓草者不勝紀矣定武故中山
國都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北遂爲邊境定稱雄
鎮焉宋時帥定者多文武重臣而韓蘇二公稱首其
勝跡則韓有園曰衆春蘇有石曰雪浪自靖康淪沒
元明易代定非復宋之定矣而園與石俱湮於灌莽
不可復識明神宗時有正定令郭衢階偶獲其盆而
州守唐祥興復掘其石洗濯以歸故地祥興又搜衆

春遺址復其園建室以祠二公至今百有餘年矣青城韓侯逢庠拜二公遺像撫堂宇之傾圯惻然傷之積餘俸若干緡更新焉移雪浪盆石並置祠前又構從舍八楹召居羽流以司典守落成而請予爲記夫忠獻文忠並敝天壤固不在園與石之有無而修廢舉墜表章前徽有司之責也今韓侯能於智盡能索之時俾前人之廢墜者絕而復續且上不虧下不斂不賢於人一等乎忠獻有云後之人視園之廢興知其爲政之用心焉則侯之政忠獻在天且已樂得而道之矣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九月直隸驛傳道劉德

芳撰

定州守韓公重修衆春園記

衆春園有宋資政尙書令魏國韓忠獻公鎮定武時
政成休暇宴衍遊燕與民偕樂之別墅也按史稱慶
厯八年仁宗以河朔地大兵雄詔魏瀛鎮定四路始
選儒帥以重節制相州韓公稚圭以樞密副使出鎮
定武兼本道安撫使距今壬午蓋六百五十六年我
朝定鼎燕都視定武爲右輔比之扶風馮翊並峙京兆
天子念切畿甸飢渴需賢會庚辰定武守缺撫軍閩南李
公以定當九省衝賦重役繁非才堪八面者弗克勝

任適

青城樾依韓公治灤州有聲疏調定州 報可州之
人延頸企踵翕然以前後兩韓公治績輝映屬望焉
余忝鄉大夫職司京曹凡子弟自田間來者首以公
之治狀詢悉述公早夜憂勤爬梳弊政洗手不名一
錢其精神所聚務圖其遠者大者安在四民匪徒一
日不當求公於簿書期會間也余聞而心識之辛巳
冬余銜

命西邁道出里門竊見士修其業農服於田工治乃器商
通厥貨向之肱篋探丸不知屏跡何所益信公經綸

好手足以接武魏公而公又以其餘暇修復古名賢
勝蹟以推廣太平盛事殆魏公所稱公於其心而達
衆之情者耶魏公衆春園遺址在城東北隅舊有堂
皇以對四民軒楹以觴賓客亭館以適遊憩廊舍以
課誦讀庖厨以處廝養引泉爲沼疊土爲階烏頭赤
角銀榜漆書以表名園厯歲旣久風雨飄搖湯漚傾
圯公怒焉傷之懼前蹟之漸湮也爰割粢錢庀材鳩
工進父老子弟而前曰吾之所以興斯役者非勞苦
我父老子弟爲也念士則絃誦晝夜農則胼胝畎畝
工則經營技藝商則貿遷化居有百日之勞不可無

一日之逸也吾景行先賢願切締造輪奐棖題俾還舊觀其繚垣環墻視尺寸而加式廓焉更植花木畜禽魚方塘曲榭幽秀爽塏凡我父老子弟以時嬉遊共躋春臺以無忘前賢憂樂同民意也其庶幾乎州之紳士寄書春明謂公此舉誠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不可無文以紀之余合觀魏公以節使臨邊雍容坐鎮凡所興釐皆總持大綱不勞而定我公雙旌五馬介在常山上谷兩郡之間諸大吏檄委無虛日戴星出入不遑寢處蓋其所爲較難於魏公而治蹟乃適相當也豈不偉哉魏公之言曰園之廢興可以

知爲政者之用心余於公之興復斯園知公偕衆同
春之意與魏公曠世而相感也爰吮毫濡墨而爲之
記昔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季秋中浣吉 賜

進士出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前吏部主事署文選
考功兩司事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郡人郝林頓
首拜撰并書

烈女張氏烈婦高氏合傳

龍溪

許來音

廷聞

義烈之難也非謂死難而處死難死得其正可以自
死而得貞亦可以受死而得榮顧粉黛者流柔情易
靡時當禍亂未必盡如鬚眉男子能爲奮激固有惜

投繯而心變懼剗刃而魂銷者矣若夫志潔天成夙
聞大義或先幾而獨裁或臨難而憤決取綱常以守
正甘死若飴亦不少概見云余稽古貞烈傳得遇强
暴不辱者有數人焉如罵賊投津之晉愍妃題字墜
崖之臨海婦及抗顏奪刃書帶赴水之徐輝妻及魏
公女是謂自死而得貞若抱樹任鋸之僕射妻白刃
就膏之翟素女及剔頸全姑血影抱子之樂羊妻與
譚節婦是謂受死而得榮餘在閭巷義烈有姓字湮
滅不傳者何可勝數若令香骨銷沉無能表遺事以
勵世風亦執彤管者之羞也日輯深澤邑乘作貞烈

表蓋聞有張氏爲邑庠張澄之季女年十七夙閑內
則已許聘遇流賊破城張氏懼不免思謂受污而辱
家聲無甯粉身自全遂自縊死計張氏猶穉齡而先
幾自裁烈已若此假使早嬪良人必能爲晉愍妃臨
海婦與樂羊僕射徐譚氏妻可知也又有高氏者爲
邑紳高隆女年二十嫁夫劉瑤方有孕賊入室欲污
之高氏厲聲罵賊曰吾宦家女士人妻甯死斷不從
賊怒劓孕以死嗟乎臨難憤決益又烈矣苟使高氏
先不墜賊手其必能投波奪刃如韓公女與翟貞女
又可知也而皆在正德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事無亦

古代風教克懋故雖在女子猶堅大義足風歟顧思
義烈亦難矣鬚眉男子猶不多得溫序之啣鬚龔勝
之絕粒張巡之折齒真卿之斷舌蓋寥寥也何況女
子乃張氏與高氏在顛沛造次之時甘爲玉碎不願
瓦全一則自死而得貞一則受死而得榮各善處死
不失其正夫豈異於古史所云上世綱常惟勵義人
共持其穀衛律李蚨氣息奄奄固如泉下人王明妃
蔡文姬雖有青墳笳拍祇覩面目觀於二女豈不媿
哉前時既有碑表以旌其義復爲作合傳而加以贊
吾知雙魂霹靂化雪飛霜必有長支燕北者是則粉

黛勝彼眉鬚誠有難於死而不死者存雖謂千載長生可也

贊曰

胭脂有血崩流不泚鈿簪有骨利鋒不輟惟彼義烈貞厥禍難鼓國之陽婉變有粲豺虎乾坤獨爲世幹一未結禱先堅白練一任胎雛甘心腹判洒血如江鍊骨作礮可殺不辱可死不亂其氣轟磊行之以斷我擬其烈丈夫少半溫龔張顏女身再煥帝錫寵旌竹丹生汗燕北霜飛兩魂燦燦筇拍青墳空慚塞岸誰似香名長留萬算

重修陽公祠記

廬陵

王大年

拙山

邑之有祠也官斯土而有功德於民與生斯地而品行卓越表表足傳於後者並列祀典乃流風餘韻均之不容沒滅而生於斯卒於斯者其感人爲尤深蓋其里居阡原厯厯在目非若遙隔山川者之傳聞異詞也有唐諫議大夫陽公中山人也其因墓以爲祠者舊矣祠不詳所始明宏治丁巳郡侯李公葺之越四十年大府朱公葺之越六十年州牧張公復葺之韓子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亦歐陽子所謂慕其名而思其人者衆也余之蒞茲土也屢瞻祠宇輒

思理新之歲甲寅圮於秋霖牆棟無一存者乙卯春
乃鳩工庀材爲堂三楹門一楹崇垣屹屹頓還舊觀
乃屬定之人告之曰公之隱中條山讀書不輟純儒
也其爭裴陸事直臣也及在太學名師也官於道良
吏也撫字心勞一語沁人心脾千百世號循良者咸
誦法焉斯言爲不朽矣其尊行美德聞風可興起者
甚衆願都人士經斯祠者指而目之曰是昔之榆眉
自活倖裁取足者也而頑可廉是昔之抗疏延英慷慨
批鱗者也而懦可立是昔之遇盜引避醉僕負歸
者也而鄙可寬是昔之義篤姻戚不遠千里偕弟徒

行負櫬還葬者也而薄可敦是昔之德行課士定省
遣歸且昆季友于依倚終身者也而孝弟之心可以
油然而生矣夫表斯邦之懿行以作斯邦之矜式有司
之事也定之人皆公之桑梓也而能勿感與適祠
成爰述余之崇祀乎公以厚望於鄉人者而爲之記

重修定州 文廟記

王大年

士自束髮讀聖人書當求所爲宗仰之旨內治身心
外以均平天下國家者安在乃能向上達一路而超
然不墮於歧趨余以雍正五年冬奉

命守定州越二年營田幸就緒催科弗煩四野清和養

立而教是圖爰有 文廟之役而必先以建坊爲顏

其外曰仰之彌高內向曰宮牆萬仞內外昭於日月

用以宣暢士風固一舉目可得者也當日顏氏子天

分絕高方入手時便思躡取最上一層而未能速化

輒爲喟然曰仰之彌高深知大聖人閭域難躋而無

行不與外嘗顯暴顏氏而外穎悟莫如子貢宮牆之

喻謂道隆德崇凡有目者仰萬仞焉宗廟百官之美

富則外也而內積之倘昧斯旨循宗仰之虛文忘上

達之途逕是登梯者之越次陟巔者之舍麓也匪踣

躓則卻阻矣定人士姿性多朗達有喻予額坊之意

者其學行漸向上達予嗣於雍正十年修葺 崇聖

祠冀仰愜 先師妥侑前人之意今十一年又以

殿角爲風雨侵蝕自露臺外至四周垣墉積土幾等
培塿滋之草蔓亟待疏剔其櫺星門傾欹將就圯次
第鳩工營治自門墉達堂廡皆傳以物采自是殿庭
階阼門闥牆廡之間中通外朗煥乎蔚然用克與坊
相稱焉昔歐陽公云學校政之本也宋室當河北用
兵之際韓忠獻以儒臣帥定州之三年大新廟宮自
爲記云將使士之秀者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
之道內克於已以待用若其事以篆刻之技苟竊仕